

從歷史理解性 / 別：  
評 *Divine, Demonic, and  
Disordered: Women without Men  
in Song Dynasty China*

陳曉昀（美國印第安納州鮑爾州立大學歷史系、女性與性別研究學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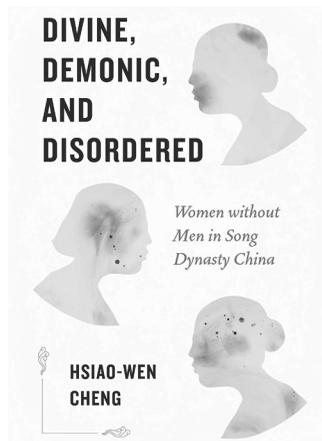
書名：*Divine, Demonic, and Disordered: Women without Men in Song  
Dynasty China*

作者：Hsiao-wen Cheng

出版年：2021

出版社：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圖一：*Divine, Demonic, and Disordered: Women without Men in Song  
Dynasty China*書封



資料來源：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提供

賓州大學東亞系程曉文教授的新書 *Divine, Demonic, and Disordered: Women without Men in Song Dynasty China* (通神、著魔、紊亂：沒有男人的宋代女性，<sup>1</sup>以下稱本書)，是中國性／別史研究承先啟後之作。本書以 manless women 為研究主體，結合性／別與酷兒理論的問題意識，詰問過去史料與當代史學研究對於生理性別 (sex)、社會性別 (gender) 與性 (sexuality)<sup>2</sup> 的各種假設，充分體現了性別史研究的長處，跨領域、跨界限地挑戰並動搖以男性為中心 (androcentrism) 的知識體系。

Manless women 的直譯是「無男之女」，但筆者在本文中刻意不翻譯這個詞，是因為中英文語境都缺乏相應詞彙，可以完整表達其意義。如本書指出，manless women 「無法被歸類進任何一種現代所定義的性別認同與性取向，在前近代史料中，也非既有的概念」(頁 5)。該詞並非指無夫之寡婦、拒絕婚姻的同(異)性戀女性，而是指涉某一群女性，其「過去、現在與未來的丈夫並不能(或不能輕易)擁有這群女性性慾的與生殖的身體」(頁 4)。這群女性並不遵守父系家庭分配給女性的社會角色，如婚配與生育，其性慾與生殖身體不為丈夫與夫家所有。

本書透過界定此一群體，研究歷史上對 manless women 的認識論

---

1 《漢學研究通訊電子報》對本書的中文翻譯為《神·魔·失序：那些沒有男人的宋代女性》，參見：<https://www.facebook.com/ccsnews/posts/1077132946134049>

2 Sexuality 一詞的中譯缺乏一至性，程曉文教授於某次演講中曾提到，sexuality 應作為性性來理解，即如 possibility 翻為可能性。阮芳賦(2010)教授在〈英語 Sexuality 的漢譯和華人性觀念的革命〉一文中，也認同性性這個翻譯，但認為中文脈絡下不僅無法有性性這樣的構詞，且該詞繞口，實缺乏性達雅之「雅」。阮教授認為應用「性」來翻譯 sexuality，才能最大化 sexuality 所代表的意義。本文以「性」翻譯 sexuality，但在脈絡不清時註明英文。

(epistemology)，探討何種語言與概念系統能被用來描述、理解這群難以置放在父權價值系統的女性，檢視前近代中國如何界定健康、疾病、身體與性 (sexuality) 的標準 (norm)，進而凸顯現代醫學知識體系建立以前，對性／別系統的不同知識建構方式。

Manless women 的記載雖少見於正史或墓誌銘，但散見於如醫書與小說等各種史料，本書所涉史料既廣，時代跨度也長，醫書及房中術的分析自漢 (202 B.C.-220) 到明代 (1368-1644)，其他種類的史料上從魏晉南朝 (420-589) 下至蒙元時代 (1271-1368)。跨時代史料的運用是為了展示宋代 (960-1279) 史料的各種變化，從而凸顯其時代特殊性。作者指出，宋人相較於前代，更為意識到 manless women 群體的存在，並且積極地想要理解她們。這與宋代社會與文化的發展有關。這些發展包括宋代儒醫的興起，以及理學對於人欲的討論。科舉導致菁英與平民文化的重疊，也引起宋人對非菁英生活經驗的興趣。此外，宋代城市化與商業化的發展，如水運、跨區域貿易與貨幣經濟，都創造了社會條件，讓 manless women 得以經濟獨立，從事小販或師婆等工作，進一步脫離家庭與既定社群。隨著 manless women 的討論增多，也出現更多不確定性與理解上的混亂。正是這些不確定性，可用來討論時人所理解的常態 (normalcy)、慾望 (desire)、性 (sexuality) 以及性別認同。

正因本書重點是認識論，作者將各種史料視為不同的敘事 (narratives)，從而避免糾結於史料可信度與代表性的問題，亦不深究 manless women 的社會實況。作者進一步提出三種方向，思考如何以男性菁英書寫的史料，研究女性與性／別。第一種強調話語 (discourse) 在知識建構時的多樣性與異質性。第二種提出多樣且複雜化的問題以檢視史料，例如作者所謂的生理性別，即使是女性所書

寫的史料，也不一定真能傳達女性經驗；但反過來說，男性書寫的史料也並不直觀反映男性菁英的聲音。「作者」(authorship)並不僅是書寫者的身分，更應視作一種長時期且複雜的過程。本書大量使用的《夷堅志》，其中便包含各種不同的聲音、相互抵斥的世界觀；以及第四章詳述了此種宋代筆記書寫的多元性。第三種切入史料的方式是並列比較不同文類，如醫書、宗教傳記、筆記等，以檢視時人在認識論上的一致性。

第三種思考方向，也是作者特別希望讀者注意的，是因「無法理解」所產生的挫折感，此種「無法理解」來自既有的語言與知識體系不足以描述特定經驗所致，以及因宣稱發現「真實」所產生的不穩定性（此「真實」是書寫者所認定的「真實」）。在這類「失敗的敘事」(narratives of failure)中，最明顯可見的挫折感與不穩定性，出現在敘述無法治癒被鬼怪魅惑的女性；此類分析集中在該書的第二部分。在 manless women 的敘事中，她們可能被視為感應神佛 (divine) 之人、交感妖魅 (demonic) 之人，或因身體異狀 (disordered) 而需以醫療、宗教或其他方式尋求幫助之人，這些敘述相互重疊、矛盾，但因「無法理解」而產生焦慮感的同時，也產生因尋求理解而創新字彙與知識體系的可能。

作者藉由分析性 (sexuality) 的文化再現 (cultural representation)，觀察時代的特殊性，並進一步主張性的意義乃是文化與社會的建構。性 (sexuality) 不是生而固定且一直不變。何謂性與慾 (sexual)，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地點，會有全然不同的理解。將性 (sex) 看作是一種自然現象，這種觀念恰好是文化與社會建構的結果。探索這些差異，能夠讓學者們得知，人在某個時、地重視的是什麼，以及那些事物是如何為人所檢視。

本書也指出，透過回歸歷史脈絡可以發掘被現代醫學體系掩蓋的認識論。現代醫學與其他專業知識的權威，系統性地建立在國家及其相關機構之上，例如醫學院、國家考試、證照系統、醫院、公衛組織等。但在前近代，醫學與知識運作至少有三點不同，首先是醫學的威信建立在其獨特的語境與論證系統之上（the unique discursive power of medical knowledge），其次是知識建立在多重且彼此競爭的權威性下，最後是準則與常態具有完全不同的建構方式（頁 163）。

作者更主張，現代社會將性與慾望、生殖聯繫在一起（a sex-desire-procreation link），形成僵固的知識體系。Manless women 的存在，並不基於對男／女性慾望有無，而在於其狀態、身體與慾望不被男性家庭所支配擁有。換言之，認為女性因為不與異性性交而產生性方面的挫折感並導致疾病，此種概念是二十世紀以來的文化建構。回到前近代，醫書會在生育脈絡之外討論女性性慾：不與丈夫同房的女修道者仍可生子；拒婚的女性，可能是同性、異性或無性慾者。這將性、慾望與生殖分開，重新回到文本的脈絡去理解性／別。此種問題意識，實反映作者對酷兒理論（queer studies）的深刻理解。本書指出「女性渴望男性才是正常」，此種看法在宋以及之前的文本中，實屬少數。建立在中國性／別史研究的基礎上，作者也提出擴展對酷兒歷史的想像，學者在討論女性獨身或是維持 manlessness 時，應超越同性間的親密與慾望的討論，因為文本書寫者更關心的是這些 manless 女性的身體與性（sexuality），而不是這些女性的愛慾。

依循以上取徑，本書按照史料性質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著重醫書、房中術與方書，第二部分為文學的描寫，包括筆記、小說與軼聞，第三部分則是佛、道教傳記。第一章〈醫藥中的無夫女〉打破當代連結「性—慾望—生殖」的建構。在現代異性戀本位

(heteronormativity) 的理解中，女性對男性具有性方面的渴望，是因為渴望生育。因此，對男性缺乏性慾望，或不渴望生產的女性，乃不正常，是一種疾病。然而回到中國史的脈絡，可看到宋以前的醫書討論 manless women 時，或推斷其生殖器官有異，或推斷其性慾望有異，但並未將女性的生殖身體與性慾身體連結成一系列的健康問題。此種連結，是宋以後才逐步建立起來的歷史現象。

本書指出，當代學者主張，宋代醫學理論認為女性性慾身體不能與其生育和懷孕的身體分開，此種論點以醫者陳自明（1190-1270）為代表；但本書認為，陳自明一系實是少數。陳自明在醫書中為「寡婦」一詞提出新解，「寡婦」為無夫女，包括所有不與男性性交者，如尼姑、單身女性。陳自明將「無夫女」所共有的「缺乏異性戀性生活」的社會行為，標誌為具備醫學之意義。然而，缺乏異性戀式的性生活，其實並不為先前的醫書所看重，而是陳自明的發明；為了強化其觀點，他運用新儒家理論對人欲的討論，強化其醫學理論的可信度。諷刺的是，陳自明的醫學理論指出寡婦的無性生活會導致疾病，實與宋代理學家開始倡導的寡婦貞節相悖，但此種矛盾卻也正是前近代醫學知識的特性，即其知識體系建立在多重且彼此競爭的知識權威之上。

第二章〈醫學與道教脈絡下的鬼交〉同樣要打破假定 manless women 為不正常，為病態的假設。在醫療的脈絡下，manless women 的論述時常與「鬼交」（與鬼交合）此種病徵連結。但本書指出，在宋代以前，「鬼交」並非一種性別化的疾病。十三世紀以前的醫書與房中術不僅認為男女均有可能發生與鬼交的狀態，也並未將鬼交的現象與對異性慾望的不滿足連結。Manlessness 這種狀態並不被視為鬼交的病因，而是結果，故而不需刻意地避免或矯正。除「鬼交」外，

「鬼胎」也時常與 *manless women* 的論述連結，而「鬼交」與「鬼胎」雖相關卻不一定具有因果關係。鬼胎的診斷也與女性的性活躍程度無關，但由於鬼胎的治療基本上是「墮胎」（通血氣阻塞），為避免與懷孕混淆，醫者確診已婚婦女懷「鬼胎」時會特別謹慎。換言之，並不是因為 *manless women* 就更容易懷上鬼胎，而是因為 *manless women* 更容易成為醫者確診及治療鬼胎的對象。一直到十四世紀之後，「鬼胎」、「鬼交」的病因才開始被視為與女性的淫逸相關，或是出自對慾望的壓抑，或是因為過多且不合宜的慾望。

在醫學類的記載中，鬼交是一種需要治療的病徵，但在道教的記載中，鬼交卻是一種人體的正常機能，也並非女性獨有的病徵。在道教文本中，與鬼交相關的敘述分為兩類：維繫修道者的身體不朽，以及以道教儀式驅邪。修道者認為身體的各種「漏」（包括流淚、鼻水、汗、唾液等，鬼交則是導致「神」的流失）是身體衰亡的原因。種種的「漏」實是各種常見的身體機能，道教修煉的目的，是在阻止（治療）一般的身體機能。從這個角度來看，「鬼交」是一種普通的身體反應，與流汗、流口水等相同。而在驅邪的敘述中，鬼交也被看作是一種身體機能，鬼交則是癆瘵的一種症狀，而非十四世紀醫者所認為因女性慾望而生。癆瘵的產生是各種活動（包括性）對身體的消耗所造成，換言之，治療鬼交時的驅邪，乃是治療常人一般活動下所產生的勞累與疾病。

第三、四章構成本書第二部分：〈女性不易被取得的性與多種聲音的敘事〉，指出文學記載中的 *manless women*，多被描述為「為魅所病」或「為魅所惑」（*enchantment*），故而拒婚、拒絕與丈夫同房或交合、為鬼魅梳妝或因為鬼魅而毀壞身體等。第三章討論宋代以前材料，反映民間習俗以及男性菁英書寫者對於這類行為的困惑與解

釋。第四章則主要分析宋代士人洪邁（1123-1202）的《夷堅志》。當女性為魅所病（惑），父系家庭（母家、未婚夫或夫家）便難以控制或獲得女性的身體與性（sexuality），此類行為使人困惑而需要解釋。文學敘述對 manlessness 現象的起因與療法和醫書記載有雷同之處，但處理的方式大多仰仗宗教儀式（驅邪），而非醫療。儘管處理的方式不同，文學與醫學的記載都並未將「鬼交」、「鬼胎」、「魅疾」等現象，歸因於女性缺乏異性戀的性生活或女性慾望，而是歸因於外在，如鬼魅妖怪等惡意的不速之客。

唐宋文學或醫學的記載，對於為魅所惑的女性，呈現了延續性：當這些女性拒絕溝通而使試圖理解她們的人感到挫敗，她們的沉默被視為鬼魅附身或往來的證據。在與鬼往來的女性故事中，女性的婚姻狀態與女性是否和鬼交無關，婚姻也並非斷絕鬼交的方式。

然而唐宋兩代亦存在許多差異。唐代關於 manless women 的文學敘事，雖呈現民間風俗，但仍是男性菁英以其文學手法梳理妝飾後的記載，相對來說，宋代 manless women 的記載則呈現多元且相互矛盾的樣貌。宋以前的志怪書寫與宋代軼聞的差別在於，兩者都因趣味而寫作，但軼聞如《夷堅志》更重視如實記錄人的見聞，故而保留了菁英與非菁英的多元聲音。洪邁的《夷堅志》並不呈現一種全知性的敘述，因為其寫作目的在於記錄見聞，此種個人經驗無法成為全知的「真實」。這樣的敘事揭露了男性渴望理解 manless women，卻又在各種層面受挫，即便是他們的枕邊人，他們一樣無法理解其經歷。宋代的記載中充滿了這種因「理解失敗」所產生的挫折感與困惑。

宋代以前的鬼交故事中，女性的婚姻與經濟狀態會是改變其敘述的關鍵，但宋代一部分的鬼交故事中，婚姻以及女性的社會、經濟地位則與鬼交無關。宋代為魅所惑（病）的女性故事，普遍出現四種新

的描述方式。首先，女性的靈魂或性被鬼神占有會帶來財富。其次，這些故事往往強調失敗，包括驅邪失敗、丈夫失去對妻子的控制（因妻與鬼交）；無論男女、階級，人們都不信任各種治療鬼交的方式，敘述中出現各種質疑、不確定性以及無力感。再者，文學記載出現與醫書相同的病徵，醫書記載的治療方式也逐漸出現在軼聞書寫中。最後，強調女性人物在軼聞中能有自己的聲音，簡言之，女性的自白是唯一能夠辨識（確認）女性是否為魅所惑的證據。在這些文學的論述中，當女性的身體被鬼神占有或侵犯，女性的性（sexuality）才得以被辨認而成為文字材料中明確可知的個體。

第五、六章討論宗教傳記中的 *manless women*。第五章討論何謂出家修道的獨身女性，作者認為此問題不應基於兩性差異的性／別定義討論，而應以教義如何定義出家女性，以其宗教實踐來定義所謂的宗教獨身女性（*renounce womanhood*）。佛教傳記並不著重比丘與比丘尼之別，或是比丘尼與俗世女性的區別，重視的是比丘尼離世的特殊身分如何超越俗世既有的性／別規範，並認可女性離世者的特殊困境。換言之，僧尼記載的性別差異，是因為他們須克服俗世給予的性別規範，而非僧尼的性別之分。道教傳記也並未將女仙、女道的傳記書寫為具性別特色的女性傳記，雖然女仙傳記會強調女仙的美貌，但更多是著重描寫其為仙人的精氣與身體不朽，此點與男仙傳記相同。類似於佛教傳記，道教傳記也同樣記載了女性修道者如何克服俗世帶來障礙，女性的神力能保護她們不被欺凌，傳記記載的神蹟和神祕力量凸顯了仙人與凡人的差異，而非女仙與俗世女性的差別。女性出家修佛、修道，必須同時轉換身為女性的社會身分以及女性身體，而女性要離世（離開家庭束縛）時，所面臨的困難遠比男性要高（婚姻、母職等），這才是宗教傳記呈現性別差異的主因。

第六章討論女性獨身 (female celibacy) 的意義。對獨身男女的不同認知，不僅導致獨身男女維持獨身時，物質條件上的差異，也導致獨身男女敘述的性別化。佛、道教都提倡獨身的重要性並支持已 (未) 婚女性出家修道，面對逼婚或婚姻義務，神佛之力乃是解決之道。但更常見的情況，實為鼓勵女性與家庭系統合作，提倡居家修道並且勸阻非寡非孤的女性出家。墓誌銘對於修道女性的記載往往不將她們的宗教生活與家庭脫離，讚揚其宗教信仰與活動有助於家庭。修道女性的記述會用不同的字彙去讚揚其宗教成就與德性，此種記載並不具性別化的傾向，而是強調女性建立寺廟、掌握宗教儀式的專業性或是成為宗教領袖等。

獨身女性此種狀態受人尊敬但也遭人反對，不斷被質疑且使人困惑。此種困惑來自於她們不適宜婚姻，其性 (sexuality) 無法從屬於父權家庭，且失去主體性。Manless women 的描述中，無論是被動為鬼魅所惑，或是與神靈往來，女性都時常被形容為失去其主體性，換言之，女性的魂與性被神鬼把持，是專屬於女性的性別化描寫。女性的獨居不僅引人好奇，更引人恐懼，該狀態時常與被鬼附身聯繫，至於與鬼神往來而遭迷魂的女性，究竟是「巫」還是「仙」？此類描述常有混淆重疊之處。此種混淆與不確定性在宗教傳記中是證明神力的有效工具，常人的混淆與質疑正是常人與仙佛不同之處。對 manless women 而言，這樣的混淆是危機也是轉機，因為她們的行為與狀態可能被解釋為疾病、妖異或是仙靈、神異。從另一方面來看，質疑女性獨身的背後，是男性的缺乏知識 (對神靈無感知能力) 以及失去控制 (對妻女)。

相比獨身男性，獨身女性更容易被人質疑失去其主體性，但此類記載卻呈現了多元的女性主體性。當 manless 女性與鬼神附身、性

交，她們時常被視為「巫」；儘管女性的妻職時常與溝通鬼神的能力相悖，此種交流並不一定是異性戀式的，也時常與性愛無關，當女性有為「仙」的可能時，其與鬼神的往來方式更為多樣化，也非一味地為鬼神所控制與占有。

本書檢視宋代 manless women 的認識論 (epistemology)，呈現各種理解 manless women 的敘事，包括疾病的起因、引發鬼交的原因、為鬼魅所惑的結果、女性的宗教活動或是成仙的條件。種種解釋彼此重疊或相悖，其共通性在於史料的書寫者都認為 manless women 是需要解釋的現象。以此跨越性的研究主題，本書展現性／別研究的強項，在看似不共通的研究主題中，找到共通性，意即父系家庭對於不服膺父系家庭價值的女性的困惑，正是因為父權系統預設女性的身體與性應被男性所擁有，manless women 才如此令人不解，而需要解釋。本書認為前近代中國的性／別系統，與其說是 Adrienne Rich 所指出的「異性戀強制性」(heterosexual compulsory)，更合適的說法應是「婚姻首要」(marriage imperative)；在此性／別系統中，性慾 (sexual) 無關緊要，而婚姻必要，性愛並非維繫婚姻的必備條件。

程教授的研究著重在凸顯 manless women 認識論的紊亂，跨時代地檢視歷史敘事以凸顯宋代敘事的變化。然而，讀者在閱讀時仍不免好奇該變化的歷史起因與脈絡。程教授在「前言」點出宋代社會的變化，說明產生敘事變化的時代條件，但在其後的章節並未詳細地說明產生各種敘事變化的歷史脈絡，對宋代歷史不熟悉的讀者，可能會增加理解的難度。另外，儘管每章以各種問題意識引導讀者，但各章結尾卻未有「小結」，以整體回應章節開頭的問題，故而各章結尾時予人戛然而止之感，但仍是瑕不掩瑜。

本書不僅為中國性／別史研究開創新局，也為性／別研究提供

各種反思以及新的研究方式。性／別史研究的特點在於與性／別理論深刻結合，以性／別為問題意識來觀察歷史變化，但也因此，性／別史研究一方面飽受「套用理論」的批評，且受限於史料的多寡，常須面對代表性不足的質疑。程教授的書有意識地回應了以上兩種批評，一方面點明宋代特殊的歷史脈絡提供了 manless women 得以存在的社會條件，一方面強調其研究在於認識論的變化，著重語言、書寫與理解的歷史性，以此回應代表性的問題。針對「套用理論」的批評，程教授在書中多次強調回歸史料脈絡的重要性，不是套用理論，而是透過理論問問題、回歸史料脈絡，在史料的基礎上，觀看歷史變動並反饋甚至修正性／別、酷兒理論既有的研究成果，重新思考何謂性 (sexuality)、性別認同、能動性以及主體性。

從歷史研究法（包括史料及理論的運用）的角度，這本書提供讀者對史學以及性／別研究不同的想像，要求讀者拋開既有的認知，空白地去閱讀關於 manless women 的各種記載，發現新知、而非確認原有的成見。無論歷史或性／別理論的研究者，俱可從此書獲得啟發，並以此為基礎開啟後續更多的討論與研究。

## 參考文獻

阮芳賦 (2010), 〈英語 Sexuality 的漢譯和華人性觀念的革命〉, 何春蕤主編  
《連結性：兩岸三地性／別新局》, 15-41。桃園：中央大學性／別研究  
室。

### ◎作者簡介

陳曉昫 (Chen Shiau-Yun), 美國印第安納州鮑爾州立大學 (Ball State University) 歷史系、女性與性別研究學程合聘助理教授。研究興趣為明代中國 (1368-1644) 的女性暴力, 透過分析情感、暴力的論述, 討論家庭與宗族、法律、社會秩序、國家間, 千絲萬縷的關係。目前出版的文章為 “Jealous and Violent: Constraining and Celebrating Wifely Jealousy in Mid-to-late Ming China,” *Ming Studies*, 79 (2019): 21-48。修改中的書稿, 書名暫定為 *Legal, Moral, and Man-Like: Circumscribing Womanly Violence in Ming China*。

### 〈聯絡方式〉

Email: schen5@bsu.edu